



□王增林

阳台下是一家机关的院子,立夏刚过,庭院里那棵枇杷树满树金黄,亭亭如盖。看到这果实累累的枇杷树,我便想起小时候父亲种枇杷树的往事。

我们小时候,老家乡间见不到一棵枇杷树。有一年,刚从外地回来的表叔来看父亲,带来一网兜枇杷。我们初次品尝这种水果,既新奇,又兴奋。

这是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果子,黄灿灿、圆溜溜的,屁股上有一个不大的孔洞,果子根部留着一截小小的果柄,上面满是细密的茸毛。撕开果皮,果肉饱含浓浓的汁水,咬上一口,一直甜到心里。果肉吃完,露出几粒圆圆的种子,光滑闪亮,像褐色的珠子。我们把玩着,久久舍不得丢开。

我问父亲,我们家能不能种出这么好的枇杷来?父亲说:“我们这里的土性,恐怕长不出这么好的果子,不过可以试试。”

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,父亲在门前整理一小块地方,把枇杷种子播了下去。十几天后,埋下种子的地方,果然长出了几株枇杷幼苗。刚刚长出的幼苗,柔嫩的两片叶子,中间布满茸毛,后来慢慢长出几片长的叶片。带着期盼,带着好奇,我们一天总要跑过去看上几次,盼望着枇杷早点长大。

对于果树栽培,父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他有着精湛的嫁接技术,门前的几棵梨树,被他修整得有模有样,上面挂满好几个品种的梨子,吃过的邻居总是赞不绝口。

父亲对枇杷树的照料,细致入微,尽心尽力。春天松土施肥,夏天打药除虫,管理上从来没有什么欠缺,花的功夫并不比梨树少。



父亲种下的枇杷树

春来秋去,几年过去了,终于在那一年春天,枇杷树开出了白色的小花。随着天气一天变暖,枇杷树的枝叶间出现不少豌豆大的绿色圆点,过了立夏,这些长大了的绿色果子开始变黄。

布谷鸟在天上声声鸣叫,地里的麦子黄了,田野里到处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麦香。我们天天跑到树下转悠,巴望着树上能有果子掉下来。

在眼巴巴的盼望中,终于等到了摘枇杷的那一天。

这个时候,麦收在即,黄澄澄的枇杷果上面已经出现了浅褐色斑点,要说成熟,是熟得不能再熟了。可是,这棵树上长出来的枇杷,尽管果粒饱满,入口却是酸溜溜的。

无尽的失望笼上我们心头。围着那一堆果子,我们左挑右拣,想找出一些口感甜些的,但不管怎么挑拣总是令人失望。

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。父亲看出了我们的心事,对我们解释:“枇杷不像梨树,我们这里的咸涩碱土,不适宜它生长,而且,我们这里也找不到好的穗头嫁接。”

看着我们似懂非懂,眼中茫然,父亲接着说:“不过,我们这些年的劳动没有白费。我们见证了这棵枇杷树的成长,看到了它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,享受了与它一起成长的过程,这就够了。”

如今,父亲种下的那棵枇杷树依然枝繁叶茂。它不仅是岁月的见证,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。

五谷树

以前,建湖有两株宝树,一株是五谷树,另一株还是五谷树。

一株在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老家所在的小村庄大卜舍。

王春瑜在《奇哉,五谷树》一文里写:“庄上的一位孙姓地主,乃书香门第,家前屋后,树木森森,幽篁苍翠欲滴。尤其难得的是,在他家堂屋后的河岸旁,有一棵五谷树,颇为奇特:树高丈余,春天开白花,夏天结果,但所结之果形似稻、麦、黍、稷、豆,故称五谷树。更奇特的是,从此树所结果实,可以预卜年景:如形似稻,则这一年稻必丰收,余类推。此外,对水旱灾也有预卜作用:如果这年雨水太大,果实必呈鱼形,而且特别与夏天爱在河面上迅速游来游去的穿条鱼(又名白条、白跳)酷肖。附近村民常在五谷树下徘徊,观果,看看该年收成如何,祝福风调雨顺,获得丰收。”

现在人们提到建湖的五谷树,古老的一般是指蒋营谈赵村的那一棵,而大卜舍的那一棵,现在在几乎无人知道了。一些地方的文史资料说谈赵村的那一棵是从南京移来,此话缺乏根据。当然,我们也没有可靠的依据证明不是,而作一味否定。

谈赵村的那棵五谷树我见过,不过,看到的是树的残骸。2006年或2007年左右,部分中学同学在建湖小聚,我们来到谈赵村那户农民屋前参观,看到的是五谷树靠根部的一段残骸。从枯朽的程度上看,好像也是数百年的老树了。这棵树是自然老死的。我们不是专家,真的看不出它活过多长时间。同学事先就告诉我们,这一站看的不是活树,下一站看的才是年轻、活着的五谷树。

年轻、活着的五谷树是在建湖蒋营的九龙口。九龙口有龙珠岛,龙珠岛上有五谷树。这棵五谷树是谈赵村五谷树的后代。它是怎样培育起来的,我们不得而知。五谷树别名雪柳,是可以扦插的。

九龙口是有名的水乡湿地风景区。那次我们在龙珠岛上见到五谷树,也有碗口粗了。五谷树生长极快。我前后多次去九龙口,亲眼看到五谷树在不到三十年间,从一棵不起眼的小树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龙珠岛是九龙口的明珠,五谷树又是明珠中的明珠。

五谷树旁有一块介绍碑,碑上有汉、英、日、韩四种文字介绍五谷树。介绍的文字里载录了“诗人单国顺”游历龙珠岛咏五谷树的一首诗:“不结果实结五谷,奇树奇闻风景奇。幸有龙涎作肥料,廿年生长壮如斯。”

我为诗人,我有点受宠若惊,酒下斑驳的光影,我感到三生有幸。我的亲友和同学去游九龙口,看到介绍碑上有我咏五谷树的诗,都兴奋不已,也倍感荣幸,打电话或发照片给我。甚至有人问我,那个“诗人单国顺”是不是你?前两年我参加了市文联组织的“跟着诗词游盐城”活动,在九龙口,年轻的女导游介绍五谷树

□单国顺

时,得知在现场的我就是诗作者,惊喜异常。

我写九龙口和五谷树的诗不止一首。其中有《辛丑年(2021)再游九龙口》:“经年数入九龙口,未脱凡胎亦自骄。浮一宝珠圆润甚,任凭诗客寄风骚。”“九龙口览九龙骄,八骏九龙中国豪。龙口添株五谷树,不同凡木比低高。”“娇娇千年形未移,犹存生命信无疑。惜哉我乏唤龙术,正是升平歌舞时。”

九龙其实是九条河。九条河收拢归结到一处,那里有一个小洲,即龙珠岛。这种地理形势很特别,形成了九龙共一珠的景象。因九龙口游人多,现在人们多知道龙珠岛有棵神奇的五谷树,而不知道龙珠岛五谷树的母体是蒋营谈赵村的五谷树。



五谷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。五谷树虽为稀物,但也不是建湖独有。从相关资料上看,我国河北、陕西、山东等好几个省有五谷树。我听朋友说,盐阜有五谷树的人家不少,阜宁也有。既然可以扦插,成功培育五谷树是有可能的,但听说扦插的技术含量高,成活率很低。

从消息上看,盐城有个张永亮,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,在蟒蛇河南岸蟒南村培植了数目可观的五谷树,形成五谷树林,并筹建了“五谷树文化馆”。这是在为生态文化作贡献。他可算是全国长五谷树最多的人了。张永亮培育五谷树,主要是以种子繁殖。今南京大报恩寺栽种的五谷树,即为张永亮所赠。

五谷树的花是很好的蜜源,嫩叶可代茶,枝条可编筐,茎皮可制人造棉。由此看来,五谷树真是“宝树”。

□孙成栋

在我的心目中,柳是春天里最勤快的使者。

在漫长而沉闷的冬之航程上,我常常透过雪花飞舞的窗子,焦急地向远方凝望。柳,总是体贴地最先报告春的讯息。每当我寂寥的目光落在柳条的点点新绿上,一颗惶然的心就会轻轻落下:哦!春天来了!

你看!尽管料峭的春寒使大多数植物仍处于蛰伏状态,柳树却早早地亮出生命的火花。那纤细的枝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绿芽,宛若雏鸟柔弱而坚强的喙,勇敢地啄破暮冬的屏障;仿佛冲破暗夜的启明星,在冰冷的残霜中迎来春天的第一缕晨曦;恰似刚刚出蛹的绿色蝴蝶,在一根柔柔的丝缕上翩翩起舞;又似一只温暖的小手,向着尚未完全解冻的大地敬礼。

当天地间的淡淡绿意开始四处蔓延,柳树婀娜的枝条上已经错落有致地缀满丰腴的绿叶,犹如一个个翠生生的音符。轻风拂过,柔柔的枝条在阳光下摇曳,似乎听见风铃的脆响。鸟儿在枝头尽情展示歌喉,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催耕的民谣,那水灵灵的啾啾声和着牧童悠悠的柳笛声,在希望的田野上欢快地流淌……

在我的印象中,柳是大地上最坚忍的强者。

儿时,最令我感到神奇的事情就是看母亲插柳。每年春天,母亲会用剪刀将刚刚发芽的柳枝随意剪下一段,不一会儿手里就握了一大把柳条。母亲又找了个边角地或废弃地,将一根根柳条随意地插进泥土里,既不浇水,也不施肥,就迈着轻盈的步子,优哉游哉地走了。

过了几天,带着对柳枝能不能成活的疑惑,我迫不及待地来到母亲插柳的地方。令人惊讶的是,那些随意插下的柳枝不但一根也没有枯萎,而且长得更蓬勃了。而它们脚下的土地,有的坑坑洼洼,有的奇形怪状,有的贫瘠干硬,可这些拓荒者却顽强而乐观地焕发出旺盛的生机。望着河边沟畔、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那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柳树,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生命张力。

母亲告诉我,柳树之所以能够创造生命的奇迹,是因为它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扎根。是啊,无论命运之手将柳枝插向何方,它都不从嗟叹,从不悲怨,而是一心一意地伸出坚定的根须,播一片绿色,洒一方阴凉,那每一根细枝、每一片叶子里都凝聚着对大地的深沉爱恋……

在我的感受中,柳是蓝天下最执着的舞者。

带着依依的眷恋,一场欢聚已近尾声,绿染尽,春深几许。不知不觉中,柳絮开始纷飞了,那如雪花一样飘飘洒洒的精灵,载着欲说还休的故事奔向远方。纵然等待着的是一个一场疾雨、一口池塘、一阵狂风、一堆废墟,也要踩着款款的舞步,在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悄悄地安家,为来年的春天孕育一份绿色的希望。

而此时,渐暗的柳烟在满目姹紫嫣红的映衬下越发显得依稀,但那优雅的舞姿里却不见丝毫的落寞,和煦的旋律依然在柳丝间潺潺流淌。一根根细枝离大地母亲更近了,风舞霓裳,暗香盈袖,心似有千千结,爱却如漫漫途。一份感恩、一腔牵挂,尽在静静的枝头凝结,没有遗憾,没有惋惜。

待到褪尽生命的绿衣,柳,这位无私的舞者,更是默默地抖动奉献的丝带:随着纤细的柳枝在匠人的手指间翻舞,一件件箩筐筐顷刻间有了生命;有着美丽木纹的柳木,被雕刻成栩栩如生的艺术佳作,蕴含着洒脱轻盈的舞韵;从根到枝、从皮到叶,柳,以清心明目、退热去毒的独特功效,托起一个个活力澎湃的生命之舞。

啊,柳魂,一曲春天的赞歌,一部生命的诗章,一把爱恋的火炬……

柳魂

又见桐花开

噢。桐花的香气,混合着外婆身上淡淡的皂角味,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味道。

那时候,阳光透过桐花的缝隙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外婆的手指在针线间灵活穿梭,每一针每一线,都缝进了对我的疼爱。我常常蹲在树下,端详着桐花。它们呈喇叭状,淡紫色的花瓣边缘带着一抹浅浅的白,花蕊金黄,像是藏着一个甜蜜的小秘密。我好奇地问外婆:“外婆,桐花为什么这么香呀?”外婆笑着摸摸我的头说:“因为桐花是春天派来陪伴宝宝的呀,它带着春天所有的温柔。”

午后,外婆会从厨房端出一碗清甜的绿豆汤,我们一同坐在桐树下。她一边用蒲扇轻轻为我驱赶蚊虫,一边给我讲古老的故事,桐花偶尔飘落进碗里,为那清甜增添了一丝别样芬芳。外婆会突然停下手中的针线活,向我招手,“来,宝贝!外婆给你做桐花

项链。”只见她熟练地将桐花的花柄穿在一起,不一会儿,一条漂亮的桐花项链就诞生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戴上项链,在院子里蹦蹦跳跳,外婆看着我,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。

后来,我到外地求学,每年桐花盛开时,外婆总会打电话给我:“宝贝,家里的桐花开了,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电话里,外婆的声音充满了期待。可学业的繁忙,让我一次次错过了桐花盛开的季节,也错过了外婆日渐老去的时光。

直到那个春天,外婆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赶回家时,院子里的桐花正开得灿烂,可树下再也没有外婆的身影。那一刻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,桐花的香气,也仿佛变得苦涩起来。

如今,又见桐花开,它不再只是一种自然景观,更像是外婆派来的使者,带着她的爱与牵挂,跨越时空来到我身边。

□王瑶

城市的车水马龙,总像一层无形的纱,蒙住生活原本的色彩。而每年桐花开放时,这层纱便被轻轻揭起,让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温暖与感悟,一点点浮现出来。

今年春天,加班至深夜的我,拖着如灌了铅般沉重的双腿走进小区。月光如水,不经意间,一缕熟悉的清香随风飘来,瞬间唤醒了我沉睡的嗅觉——是桐花!我下意识地抬头,只见不远处的几棵桐树,在月光下若隐若现,枝丫间挂满了淡紫色的花朵,宛如一串串梦幻的风铃。在这疲惫的深夜,这份突如其来的遇见,就像一道光,瞬间点亮了我黯淡的心情。

记忆的齿轮开始转动,我想起小时候,外婆家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桐树。每到桐花盛开的季节,外婆总会搬一把小竹椅,坐在树下,戴着老花镜为我缝补衣裳。而我则在一旁,仰望着满树繁花,时不时捡起地上掉落的桐花,放在鼻尖轻

